

明潭夜語

——張道藩先生與我（本文插圖刊第45頁）

● 牟少玉（立法院秘書處處長）

突然通知要我隨行

在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十二日的夜晚，文壇先進，立法院院長張道藩先生與世長辭了，他給千萬萬的人們留下了深沉的哀悼，而我呢，除掉哀悼以外，還多了一層難忘的懷念！

記得道藩先生在世的時候，每當我和他的朋友初次見面，他總得意地指着我介紹道：

「這位立法院教育委員會的秘書，也是我的機要秘書！」他總喜歡把最後的一句話拉得長長的。我怎麼會做了道藩先生的機要秘書呢？回憶起來却有一段不平凡的經過。

四十九年的九月十四日，袁豁度（雅）副秘書長忽然派友前來，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去，他告訴我：道藩先生近來因為公務繁忙，身心均感疲憊，打算到中部視察中廣公司的分臺，並順便到日月潭休養一段時間，同時，袁副秘書長又說：「道藩先生希望帶你一同前去，問你是否願意。」

這時，我深深地感到驚訝了，雖然七年多來道藩先生擔任着立法院長，我們都是他的部屬，

然而由於地位的懸殊，我和他並無接近的機會，平時偶然見面他也叫不出我的姓名，怎麼會突然派我和他一同前往呢？儘管內心中有着驚訝和疑惑，但就公務員的立場而言，這是命令，我無法推辭，更不能拒絕接受，因此我就立時答應下來。

見面之後疑懼消失

出發的前一天下午，道藩先生在院長辦公室接見了我，當我剛跨進了辦公室的大門時，他便從座位上走過來親切地和我握手，指點我坐在沙發椅上，然後在我對面的椅子上坐了下來，向我垂詢着工作情形和家庭概況，談話時，他在仔細地審視着我的態度，靜靜地傾聽着回答，臉頰上始終流露出親切的微笑，這種和藹的神情逐漸地解除了我身心的畏懼和拘束，使我感覺到並不是一位嚴肅的長官，而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長者。於是，我和他內心的距離便立時縮短了許多。

第二天的上午九點鐘，道藩先生和隨行的人員們在新公園中廣公司會合後，便開始了中部的

旅行，在隨行人員中，有中廣公司的羅副總經理學濂和林工程師柏中、公路局的陸劍南先生、總統府的殿侍衛官飛雄，再加上我和兩位司機，一行八人顯得非常熱鬧。

九月二十五日的中午，我們抵達了谷關的臺電招待所，這時，雖然陽光如火，但山谷中清風徐來，流水淙淙，再加上一聲聲的鳥啼蟬鳴，使人產生了一種幽靜而涼爽的感覺。

晚餐過後，由於整日的勞頓，我正準備提早休息，忽然門外有輕微的步履聲響了過來，緊接着關閉的房門上有人在輕敲了兩三下。

當我拉開臥房的門時，發現站在門前走廊上的是道藩先生，他正微笑地望着我。

「院長還沒有睡嗎？」我微感驚訝地向他招呼着。

「現在還早嘛，來，到我房裏去聊一聊。」等我穿好衣服去到他臥房時，我發現書桌上已經擺好了鋼筆和拍紙簿，他兩手插在長睡褲的衣袋裏向我點頭道：

「剛才我忽然記起了一段童年時代的趣事，所以我想告訴你，同時希望你能把它記錄下來，

作爲將來我寫回憶錄的一個插曲。

「院長，我不會速記，也許我跟不上你講話的速度。」我惶恐地說。

「不要緊，我講慢一點，不妨試試看吧。」

於是，我只好遵命在書桌旁坐了下來，開始記錄他的這段趣事，果然他講得緩慢又清楚，偶然還停止下來問我是否感到吃力，當他知道我還能勝任時，便又繼續講述下去。

童年故事娓娓道來

這段故事是敘述他童年時代由於蝴蝶的花粉印痕，而啓發了他學習繪畫的靈感，故事真實而有趣，雖然經過了一個多鐘頭的記錄才全部完成，但我並沒有任何疲憊的感覺。回到臥房以後，我扭亮了電燈，開始作整理和描寫的工作，拍紙簿上記錄的文字雖然不夠詳細，但在整理的時候他講述的聲調和表情，却還鮮活地在我的腦海中縈迴着，於是我邊寫邊想，再加上適當的渲染，在兩個多鐘頭以後，我終於寫成了一篇將近五千字的文章。第二天早餐過後，我便把這篇文章送到他的房裏去。

「院長，昨天晚上你講的那段故事，我已經整理出來了。」我說。

「真的嗎？這麼快！」他微感驚訝地接過文稿隨手翻了一翻道：「啊，你寫得真不少！」

「是的，快五千字呢。」

「好，好，等一會讓我來仔細看一看。」說到這裏他向我打量了一番，關切地問道：「昨天晚上恐怕睡得太晚吧？」

「不，並不太晚，寫完以後才十一點多鐘。」

「今天上午我想到臺電的工程處去拜訪一位法國工程師，你會拍照嗎？」

「會一點，只是照得不太好。」我說。

「那好，你陪我一去走吧，我想和他們夫婦兩人合照幾張照片，就由你來替我們拍吧。」

這是一個愉快的上午，他在工程處的宿舍中和法國工程師兩夫婦見了面，暢談法國的風土人情，然後又和他們的家人子女在庭院中攝影留念，當我把照相機的鏡頭對着他時，他立時笑着說道：

「俗話說：豈看剃頭者，人亦剃其頭。今天我這個喜歡替人拍照的人給你照了，正是：豈看照相者，人亦照其相！」說完後他不禁大聲地笑了起來。

九月二十七日，道藩先生準備沿橫貫公路到梨山去，早晨大家五點多鐘就起床了，打算趁早出發，希望能在中午抵達梨山。早餐過後才七點鐘，這時公路局的鄭德民主主任撥來二輛吉普車在門外迎候，忽然道藩先生又把我叫到他的房裏告訴我說：

「在出發以前我想給周至柔主席寫一封信，我講你記，然後再整理。」接着他又補充一句道：

「要用文言寫。」

「院長，今天可不是要提早動身嗎？」我提醒他說。

「不要緊，晚一點出發也沒有關係，寫完再走不遲。」

三千多字一封長信

於是，他開始講述了，本來我以為這是一封應酬性的短簡，誰知他竟在和老朋友敘家常，滔滔不絕地講了半個多鐘頭才算結束了這封長信，我隨即用最快速度整理這封信函，雖然是用文言撰寫，但據我估計也得花上一個多鐘頭的時間，這時，他坐在我的身旁看我寫信，鄭主任不時轉請學謙先生前來催促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更急得我滿頭大汗，道藩先生却悠閒地點燃一支香菸送到我的手上悄悄說道：

「不要急，慢慢的寫吧，抽支菸提神。」

「院長，他們急着要走呢。」我擦擦額上的汗說。

「沒有關係，我不走，他們也沒有用。」

他幽默地笑了一笑。

直到九點四十五分鐘，這封長達三千多字的信函總算完成了，他取過來交給羅副總經理道：

「學謙，你替我再看一遍，免得我戴眼鏡。」

學謙先生花了十多分鐘才看完全信，笑着說道：「這封信恐怕要打破紀錄了！」

「哈，誰不知道我張道藩是以寫長信著名的？」

聽他這麼一講，大家都大笑起來。

「學謙，你看這封信寫得怎麼樣？」

「很好，很好，文情並茂！」

「文是他的，情是我的，既然你說文情並茂，那我不必再看了。」說完後他便在信末簽上了姓名，隨即交給鄭主任派人送到臺中投郵去。

讚賞鴛鴦湖殉情記

當我們從谷關出發時，已經是上午十點零五分了。梨山的早晨，是有着深秋季節般的寒意，山脚下雲影迷濛，山林寂寂，充滿了一片靜謐的氣氛。

二十八日的上午九點半鐘，山脚下的雲霧開始飄散了，明亮的陽光照耀着翠綠的山林，這時，我們隨同道藩先生乘車到福壽山農場去參觀，並慰問山間墾植的榮民們。在農場的中央有一個水塘名叫「鴛鴦湖」，據農場的管理人員說，因為從前有一對山地情侶在池塘中投水殉情，所以便將池塘更名爲鴛鴦湖。

道藩先生聽完了這篇傳說的故事後，立時回頭向我說道：「少玉，我的靈感來了，這篇故事很美，我想寫一個電影劇本，片名就叫『鴛鴦湖之戀』，你看好嗎？」

「很好，故事的確很美很動人！」我回答着。

「下山以後你趕快把故事寫出來，不妨加以穿插，讓故事更曲折一點，寫成以後讓我來分場分景，將來就在這裏實地開拍。」

「好，等我寫完以後再送給院長過目。」

由於有這種意外的收穫，下山的途中他顯得非常興奮，車中他又吩咐我道：「你馬上替我擬成一篇新聞報導，就說我由於鴛鴦湖觸動了靈感，準備編寫電影劇本，開拍鴛鴦湖之戀。」

「院長，這是計劃呀，劇本還沒有寫成，怎麼就說要開拍呢？」我提出了異議。

「你別管，就照我的意思寫好了，現在馬上就寫吧。」他堅決地命令着。在顛簸的車座上，我只好抽出鋼筆來在拍紙簿上撰擬着這一則不太真實的新聞報導，全文不到三百字，車子剛下山，我就把寫好的新聞稿交給道藩先生，我說：「對不起，因為車子太顛，字寫得實在太壞了！」

「不要緊，我會認識的。」他從懷裏取出眼鏡戴上，把新聞稿看了一遍點點頭道：「很好，等一會到了梨山我就發給中央通訊社。」

聽他這麼認真地說，我真有點耽心了。因為這段新聞並非事實，假如各報真的登載出來，豈不是會開笑話嗎？到了後來事實證明了我的耽心全是多餘的，從始到終我並沒有看見他真的把新聞稿寄發出去。

十月一日，道藩先生到合歡山中國廣播公司的轉播站視察完畢以後，便抵達了日月潭的臺電招待所，他準備在這湖光山色的幽靜環境中休養一段時期。這時，距離中秋節只有三天了，羅副總經理和林柏中先生因任務已經完成，都離開我們回家過節去了，只有嚴侍衛官、陸劍南和我還留下來陪伴着他。

中秋節的前一天，在道藩先生的催促下，我終於寫成了「鴛鴦湖之戀」的電影故事初稿，晚飯過後他看完了這篇將近一萬字的故事以後，便開始和我討論着故事的內容，他認爲果真要拍攝這部電影，必需要選擇一個風景幽美的小湖來作爲背景，因爲真正的鴛鴦湖太小太淺，在鏡頭之下可能不够美；但我的看法恰巧和他相反，我認爲鴛鴦湖雖然不够美麗，然而就地拍攝可以表現

出故事的真實氣氛，假如另換他處，將會使故事的真實性爲之減色。

聽完了我相反的談話，道藩先生靜靜地審視了我好一會，然後把故事稿收了起來，向我微微一笑道：

「好啦，今天暫停討論，讓我仔細來想一想。」

於是，我默默地退了出去。深夜裏，我突然被一陣敲門的聲音驚醒過來，打開房門時我發現走廊上聚集了一大羣人，嚴侍衛官倉皇地告訴我，道藩先生離開臥室，不知走到那裏去了，可能因爲失眠而到外面散步去，大家耽心他在這暗夜之中獨自外出，萬一失足跌進潭裏，將會釀成不幸的事件！立時，大家都離開宿舍，紛紛到外面尋找去。

考驗完畢調任機要

當我的腦子逐漸清醒以後，我覺得他深夜外出的可能性並不太大，也許他在這個無眠的夜晚，悄悄地走向庭院在憑欄觀賞潭中的月色。於是我就沿着走廊向後院走去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在後院的欄杆旁，道藩先生正穿上厚厚的大衣，靜靜地躺在籐椅上面向潭心，潭中輕烟迷濛，月影在波光中倒映着瑩潔的光輝。

我輕輕地踱到他的身邊低聲問道：「院長，這麼夜深了，坐在這裏不冷嗎？」

「不冷，我的衣服很厚呢。」他伸手拍拍身旁的另一隻空椅說道：「你坐下來，我有話和你商量。」

「是不是關於電影故事的內容問題？」

「不，是關於你的職務問題。」

「關於我的職務？」我迷惑地望着他。

「我想把你調來做我的機要秘書。」

我沉思片刻搖頭苦笑一聲道：「院長，你的這番好意，我恐怕無法接受！」

「有理由嗎？」他坐直了身子微感驚訝地問。

「有的，」我點頭說道：「首先我就覺得自己本身的條件不夠，因為院長中英文的修養都很高，秘書的工作我可能無法勝任。」

「還有別的理由嗎？」

「其次是我有家室之累，我無法隨時陪同院長外出工作。」

聽我說到這裏，他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說道：

「假如你的理由就是這兩點，那就全無問題，第一、我認爲你做我的秘書是够標準的，因爲你的新舊文學都有相當的根基。第二、你說有家室之累，將來儘量讓你留院辦公，不必陪同我到外面去，使你能有充分的時間照顧家庭。」

「院長，這……」

「老實告訴你吧，我這一次帶你出來，就是作一個考驗的。」他爽朗地笑了起來。

「啊，考驗？……」

「雖然我們在立法院同事了十多年，而且我還做了你七年多的院長，可是我並不認識你，由於平時在報章雜誌上經常讀到你寫的文章，我覺

知遇之恩終生難忘

「雖然我們在立法院同事了十多年，而且我還做了你七年多的院長，可是我並不認識你，由於平時在報章雜誌上經常讀到你寫的文章，我覺

得你很有才華，所以才引起了我請你做秘書的動機。」

「院長，你太誇獎了！」

「這一次帶你出來，我要你寫的童年故事、長信、新聞稿以及電影故事，全都是是一些考試的題目，經過了這幾番考驗，我覺得你有才氣，有耐心，沉着、迅速而又機警，所以我很滿意。」

「不過我是一個頗有個性的人。」

「這個我很明白，就拿今天晚上的事情來說吧，爲了電影背景的選擇，你竟敢和我爭論，表示出相反的意見，這在我的部屬當中是很少有的，固然我希望找尋一個服從命令的部屬，但我也希望能得到一位敢和我爭辯是非的朋友，你，正符合我的要求。」

「可是爭辯太多，也許會使你

生氣。」

「我想不會的，」他握着我的手搖撼着說道：「假使我真的發了脾氣，希望你也不必介意，過一會，我就會向你道歉的。」他最後的一句話，使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動，道藩先生雖然有着崇高的地位和豐富的學識，可是他的真誠、公正和雅量，却爲一般人所不能做到的，我和他毫無關係，毫不相識，僅憑數日的觀察而延攬我做他的機要秘書，這份知遇之恩使我終生難忘！這一夜的談話，就決定了我的心意，我願爲他工作，我願終生爲他效力，因爲他是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物，他具有超人的思想和作法！道藩先生早已與世長辭了，可是他的光芒却永恒地閃耀在我的記憶之中。

中外雜誌稿約

- 一、本誌園地公開，歡迎真實傳奇，軼聞趣談，名人傳記，現代史話，懷舊憶往，醫學新話，工商珍聞等作品，不可一稿兩投，抄襲之作請勿寄來。
- 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者尤佳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爲限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六千字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）。
- 五、凡經由本誌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，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，本誌交由「時代文摘」或「聖文書局」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請勿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請自行影印留底）來稿請寄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